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一百一回 遇好漢柳林暫避禍

徐克展、段文經、張君德、劉奉四人，殺散大名府的官兵，趁半夜天黑，漏網脫逃，向西南而走。離大名府跑出有九十里，眼看天光微亮，四人正愁無處藏身，猛見一片柳林，不由心中歡喜。段文經看罷，向徐、劉、張三人講話，說：「三位老弟，如今你我渾身是血，眼看天明，難以行走。咱何不在柳林之中，暫且藏身，等至夜靜更深，再作主意，咱或奔那一方面走。」徐、劉、張三人，聞聽皂頭段文經之言，齊說：「大哥言之有理！」四人說罷，一直進了柳林而去。越往裡走，樹木越稠，則見那西南角上，有一座廟宇，四人又仔細一看，這座禪林不小，就是損壞得不堪。

四人瞧罷齊邁步，逕奔破廟跑又顛。不多時，來至廟前齊站住，四賊留神廟裡觀：原來是座玉皇廟，年深日久斷香煙。兩邊尊神不齊整，缺腿無肩少莊嚴。瞧光景，未必有住持僧和道，賊們一見心內歡。他們齊把台階上，穿過大殿到後邊。原來還有二層殿，東西配殿全露天。正中間，供的玉皇張大帝，風雨損壞聖容顏。供桌灰塵無人掃，尊神躺在地平川。文經看罷忙下跪，不由一陣好心酸：神仙尚有遭敗運，何況文經革命男！說道是：「弟子文經本姓段，大名府內有家園。到衙應役二十載，而今不幸遇貪官。狗官名叫熊恩綬，縱容狗子昧心田。倚官強霸有夫女，買盜通賊把我攀。不容分辯三夾棍，掐在南牢打監。多虧了，劉奉、君德、徐克展，心懷不平殺狗官。然後劫牢又反獄，殺出大名南正關。趁黑逃出來至此，弟子見像秉心虔。並非是，弟子情願行此事，皆因為，狗官相逼無奈間。保佑弟子脫災難，新塑神像廟重翻。」文經祝告還未盡，神像後，跑出幾人把話云。

段文經正自祝告未盡，忽見那神像後邊，跑出有七條彪形大漢，一聲喊叫，說：「段文經！你們在大名府，殺富又劫牢反獄，跑在這裡祝告，我們可要拿你報官請功咧！」段文經一見，慌忙站起，手擎腰刀，留神觀看：這幾個人手中並無兵器。

徐克展、張君德、劉奉他三人聞聽這幾個大漢之言，就要動手。

段文經慌忙攔住，說：「三位老弟停手，愚兄還有話向他們說明，再動手也不遲。」三人聞聽段文經之言，這才停身擊刀，以防不然。段文經眼望那七人講話。

段文經，眼望七人來講話：「列位留神仔細聽：依我瞧，尊駕幾位這光景，不像公門應役人，又非兵丁與官長，為何要拿我文經？段某素日多仗義，並非壞處落污名。」

皂頭言詞還未盡，七人內，一人帶笑把話云：高叫「段爺你可好？如何不認我柳龍？我家也在大名府，在下偷盜作經營。皆因我，偷了當舖銀共兩，十個元寶一錠金。叫我兄弟拿去換，遇見公門應役人，拿進道台嚴刑審，柳某聞知怎敢停？自己投到道衙去，當堂認，偷銀就是我柳龍。」

那時節，道台不是熊恩綬，河南人氏叫趙宗。多蒙皂頭段爺你，裡外疏通把罪輕。自從那年離別後，我就在，此廟之內隱身形。還有幾位兄和弟，也是同行一道人。不料恩公今至此，古廟相逢真爽神！」段文經，聞聽柳龍前後話，想起當年那事情。段文經聞聽柳龍子之言，忽然想起，說：「你就是當初在趙道台手裡犯的官司柳賢弟麼？」柳龍子說：「不是我是誰呢？」

段文經復又開言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這裡還有三位患難的兄弟，過來，大家見見。」柳龍子說：「此地非講話之所，萬一被人看見，反倒不便。暫請到裡邊坐下，有話再講不遲。」說罷，柳龍子在前引路，齊打佛像的身後，那裡有一個窟窿，窟窿裡頭有木梯子。柳龍子說：「這得我先走。」說罷，他就往下面去，腳登裡邊的梯子，一蹬一蹬地往下而走。眾人也是如此而下。

他四個，跟隨齊把地窖子進，腳踩木梯向下行。裡邊倒有平川地，三間屋寬還有零。四外全都有氣眼，雖然亮，白晝須得要點燈。文經四人留神看：原來還有十幾人，並無牀炕就地坐，柳龍開言把話明：高叫「列位兄和弟，快過來，見見大名段長兄。恰似梁山及時雨，這就是，柳某常提的段文經！」眾賊聞聽齊站起，各通名姓把禮行。後又見君德、劉奉、徐克展，彼此拉手又相親。敘禮已畢齊坐下，柳龍子，慌忙備酒不消停。大家消飲地窖內，賊人一伙十九名。又添上，段、徐、劉、張四逆匪，古廟相逢起禍星。也是大數該如此，所以才，畫影圖形拿惡人。

列公，這件事也是個定數難逃。段文經等殺官，劫牢反獄，殺散大名府的官兵，半夜帶兩脫逃至此，要不是遇見這伙強賊，將他們藏在地窖子裡邊，早把這逆匪擒拿住咧！再者呢，這座玉皇廟，年深日久，被風雨損壞，並無住持，離村子又遠，又在個曠野之處，公門中的爺們，再想不到此處窩藏賊盜。

別說這一案，就是乾隆三十四年，湖北德安府管隨州——此州離德安府是一百八十里，其州甚大，城池卻在山坡之下。

山上面，接連連，有二百餘里高矮不等，道路崎嶇。此山有孤龍之相，山後能夠藏人，相連通到四川的苗界。此地出水銀、硃砂、蓑衣草、大白菜。其民最刁，好打官司，不安本分。因為連旱了二年，交不上錢糧，州官差衙役下鄉去催，催不上。

州官無奈何，才令人將不交錢糧的百姓拿到當堂比打。州官也無奈之極，不然主子的國課怎麼交？離隨州二十五里，有一村，名叫閻家堡。此村有個武秀才，姓閻，名金龍。因他母生他之時，夜夢金龍一條，故此起名叫閻金龍。家中豪富，水田二十多擔，山場四塊。隨州的差役到他家催錢糧，也照著催別的百姓那麼一樣，下來咧，吹鬍子瞪眼睛的，鎮唬武秀才。閻金龍又不吃罵，毆打公差，公差也就還手相打。眾旁人將他們勸開。

差人即刻回到州衙稟報知州，將無作有，說：「閻金龍倚仗是秀才，不遵國法，藐視州尊，拒捕打差人。」知州聞聽，氣往上衝，立刻就出簽傳武秀才閻金龍。傳到當堂，責問說：「狂生，國法不避，錢糧不交，反打公差，其情可惱！」立刻叫書吏作文書一套，要登到州學，將他衣巾革退。閻金龍聞聽州尊之言，慌忙跪在公案以前求告：「州尊不要行文，生員知過必改，以後再不敢如此！」知州一見，喝令青衣：「放下去，休要叫他歪纏！書吏快作文書！」武秀才著急，叩首不起，手拉圍桌，無心中將公案拉動。知州大怒，說：「狂生，咆哮公堂，罪當應發！」吩咐一面行文，一面將衣巾革退，動刑問成咆哮公堂之罪，立刻招監。此信傳到閻家，合宅無不驚怕。正無計可救，忽然門外來了一個僧人，直入其家，對他家人說：「你家閻相公該有七天之災，以後甚好。」復又對他母親言講：「可記得養他之時，夜夢金龍？那就是先兆。貧僧此去，等十天之後，還來幫助於他。你們眼下急速派人，暗進隨州，等至半夜，進監將你家閻相公搶出牢獄，方保無事。不然有變，悔之晚矣。」

說罷，留下一封字帖，叫閻金龍自看，言罷而去。這件事，因此後來隨州傷官反獄，閻金龍竟成逆匪，鬧了有二年多，才把他們平伏咧！此事就和段文經遇見柳龍子這伙人一樣，不然，焉能費許多的周折？瞧起這也是前數造定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段文經等在玉皇廟地窖之中，飲酒之處，眼望眾賊盜講話。

段文經，眼望眾盜尊「好漢，列位留神仔細聽：你們雖然藏在此，不過黑夜做經營，要成大事不能夠，眾位想，豈不埋沒眾英雄？列位可記王倫的事？家住壽張在山東。

他本是縣衙一馬快，因為他，遲誤文書受官刑。打了還入監牢獄，好一似，段某遭逢這事情。眾人不平將他救，殺了那，壽張知縣反出城。又有個和尚將他保，其名叫作論為僧。王倫一旦稱國主，只殺到，臨清州內安下營。離京才剩個數里，因為那，王倫動色要收營。筵宴擺酒又唱戲，耽誤臨清來動兵。舒大人，奉旨帶領京兵去，迎到臨清那座城。八旗兵丁本來勇，要比綠營大不同。舒大人，未從打仗先傳令，曉諭槍箭眾英雄：鳥槍內，不許裝上錢糧藥，光安烘藥加火繩，其名叫作空槍計，王倫不知就裡情。只見擡火槍不響，王倫聞聽長笑容。他只說，『天意該當我興業！』他這才，膽大臨清見輪贏。旗兵這才槍裝藥，一陣成功把人平。咱如今，何不竟按他行事，先搶大名這座城！」眾賊聞聽說「有理！」齊站起，說「我們早有這番情！」只顧文經說此話，眼之間，大名府百姓遭災土變紅！

